

二十世紀

大家

同题散文

邓九平◎主编



没有父母就没有人类繁衍
思念父母的情怀
好似
如歌的行板
温情的画卷

我的父亲母亲

胡适 郭沫若 梁晓声 三毛 贾平凹 等著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

二十世紀

家 同題散文

邓九平 / 主編

胡适 郭沫若 梁晓声 三毛 贾平凹 等著

我的父亲母亲

經濟日報出版社

我的父亲母亲

邓九平 主编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父亲母亲/邓九平主编. —北京:经济日报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80180-126-1

I. 我... II. 邓...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8470 号

我的父亲母亲

编(著者):邓九平主编

责任编辑:崔世明

责任校对:高小昆

出版发行:经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(邮政编码:100054)

电 话:010-63567690 63567691(编辑部) 63567683(发行部)

网 址:edp.ced.com.cn

E-mail:edp@ced.com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金马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17.875

字 数:40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0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0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180-126-1/G·20

定 价: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 录

上篇 父爱如山

父亲的病 鲁 迅(1881 - 1936)	(3)
我的父亲梁巨川 梁漱溟(1893 - 1988)	(8)
父 亲 林语堂(1895 - 1976)	(12)
回忆父亲 茅 盾(1896 - 1981)	(17)
背 影 朱自清(1898 - 1948)	(21)
中举人 丰子恺(1898 - 1975)	(23)
回忆父亲 冰 心(1900 - 1999)	(27)
父亲的玳瑁 鲁 彦(1901 - 1944)	(31)
悲哀的玩具 李广田(1906 - 1968)	(38)
元宵忆亲 陈白尘(1908 - 1988)	(41)
种在诬蔑里的决心 唐 弢(1913 - 1992)	(47)
父亲的记忆 孙 犁(1913 - 2002)	(50)
父 亲 冯亦代(1913)	(53)
回忆我们的父亲 钱三强(1913)	(60)
春节忆父亲 严文井(1915)	(71)
怀念敬爱的父亲 周一良(1916 - 2001)	(75)
思念父亲 郁 风(1916)	(81)

目 录

怀念父亲 吴祖光(1917)	(91)
爸爸的花儿落了 林海音(1918)	(96)
婚礼和父亲 吴冠中(1919)	(102)
我的父亲 汪曾祺(1920-1997)	(104)
沉船上的父亲 黄宗江(1921)	(110)
听父亲讲唐诗 吴小如(1922)	(114)
月夜和风筝 牛 汉(1923)	(116)
父亲和服饰 韶 华(1925)	(120)
父 亲 新风霞(1928-1998)	(123)
父亲的悔恨 唐达成(1928-1999)	(127)
无尽的悔恨 叶 楠(1930)	(131)
父亲与童年 乐黛云(1931)	(135)
父子情 舒 乙(1935)	(148)
父 亲 刘绍棠(1936-1997)	(152)
遗 传 张贤亮(1936)	(155)
祭先父 苏叔阳(1938)	(162)
哦,你是我的父亲 钱理群(1939)	(168)
安魂曲 晓 风(1939)	(173)
父亲脊背上的痍子 刘心武(1942)	(184)
越是崎岖越坦平 章诒和(1942)	(186)
爸 爸 陈祖芬(1943)	(191)
怀表的怀念 肖复兴(1947)	(198)
祭 父 叶稚珊(1948)	(202)
写在风暴之后 林贤治(1948)	(209)
父亲的照片 陆星儿(1949)	(213)

目 录

父 亲 阿 城(1949)	(215)
普通人 梁晓声(1949)	(220)
这雪是为什么而下的 林 莽(1949)	(228)
风雨沉舟记 章立凡(1950)	(232)
父亲小记 舒 婷(1952)	(238)
祭 父 贾平凹(1953)	(241)
期待父亲的笑 林清玄(1953)	(250)
话说父亲 王安忆(1954)	(255)
父亲总在梦中 方 方(1955)	(260)
面包祭 铁 凝(1956)	(267)
父亲的烟 陈丹燕(1958)	(274)

下篇 母恩如海

忆母亲 李济深(1885 - 1959)	(279)
我的母亲 胡 适(1886 - 1976)	(282)
简朴勤劳的母亲 李宗仁(1890 - 1969)	(287)
回忆我的母亲 朱 德(1891 - 1976)	(293)
芭蕉花 郭沫若(1892 - 1978)	(297)
祭母文 毛泽东(1893 - 1976)	(300)
我的母亲 邹韬奋(1895 - 1944)	(301)
怀念我的母亲 钱 穆(1895 - 1991)	(306)
祭母文 冯友兰(1895 - 1990)	(311)
我的母亲 茅 盾(1896 - 1981)	(314)
我的母亲 丰子恺(1898 - 1975)	(317)

目 录

我的母亲 老 舍(1899-1966)	(320)
飘零的黄叶 张闻天(1900-1976)	(325)
我的母亲 夏 衍(1900-1995)	(333)
回忆母亲 冰 心(1900-1999)	(340)
想我的母亲 梁实秋(1903-1987)	(343)
我母亲的平生 丁 玲(1904-1986)	(346)
家庭的环境 巴 金(1904)	(350)
思亲寸草心 陈伯吹(1906-1997)	(356)
母 亲 萧 军(1907-1988)	(359)
我的母亲和她的画 廖承志(1908-1983)	(363)
赋得永久的悔 季羡林(1911)	(371)
母 亲 端木蕻良(1912-1997)	(377)
母亲给我留下的遗产 荒 煤(1913-1996)	(382)
母亲的记忆 孙 犁(1913-2002)	(388)
我的母亲 冯亦代(1913)	(390)
母 亲 叶君健(1914-1999)	(393)
哭我的母亲 冯英子(1915)	(399)
我的母亲 郁 风(1916)	(403)
忆亡母 秦兆阳(1916-1994)	(410)
请母亲饶恕我 吴祖光(1917)	(414)
音容宛在 魏荒弩(1918)	(426)
母亲临终的日子 何满子(1919)	(431)
我的母亲 汪曾祺(1920-1997)	(435)
我的母亲 管 桦(1922)	(439)
妈妈的手 高 莽(1926)	(445)

目 录

祭母亲 于是之(1927)	(447)
花朝节的纪念 宗璞(1928)	(454)
身上冷,腹中饥 陆文夫(1928)	(460)
母亲的路和我的路 牧惠(1928)	(463)
母亲的鼾歌 从维熙(1933)	(469)
母亲的故事 柳萌(1935)	(476)
这也是一种坚忍与伟大 钱理群(1939)	(486)
未圆之梦 叶文玲(1942)	(489)
永恒的母亲 三毛(1943-1991)	(504)
妈妈在山岗上 陈建功(1949)	(509)
慈母情深 梁晓声(1949)	(515)
藏在相册里的命运 陆星儿(1949)	(522)
我不是个好儿子 贾平凹(1953)	(527)
母亲的看 韩少功(1953)	(532)
飞入芒花 林清玄(1957)	(534)
世界铁凝(1956)	(540)

上

篇

父爱如山

父亲的病

鲁 迅

大约十多年前罢，S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：

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，特拨十元，深夜加倍，出城又加倍。有一夜，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，来请他了，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，便非一百元不去。他们只得都依他。待去时，却只是草草地一看，说道“不要紧的”，开一张方，拿了一百元就走。那病家似乎很有钱，第二天又来请了。他一到门，只见主人笑面承迎，道：“昨晚服了先生的药，好得多了，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。”仍旧引到房里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。他一按，冷冰冰的，也没有脉，于是点点头道，“唔，这病我明白了。”从从容容走到桌前，取了药方纸，提笔写道：

“‘凭票付英洋壹佰元正。’下面是署名，画押。

“先生，这病看来很不轻了，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。”主人在背后说。

“可以。”他说。于是另开了一张方：

“‘凭票付英洋贰佰元正。’下面仍是署名，画押。

这样，主人就收了药方，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。

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，因为他隔日一回，来诊我的父亲的病。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，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；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。现在的都市上，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，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，很不容易张罗的了；又何况是隔日一次。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，据舆论说，用药就与众不同。我不知道药品，所觉得的，就是“药引”的难得，新方一换，就得忙一大场。先买药，再寻药引。“生姜”两片，竹叶十片去尖，他是不用的了。

起码是芦根，须到河边去掘；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，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。可是说也奇怪，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。

据舆论说，神妙就在这地方。先前有一个病人，百药无效；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，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：梧桐叶。只一服，便霍然而愈了。“医者，意也。”其时是秋天，而梧桐先知秋气。其先百药不投，今以秋气动之，以气感气，所以……我虽然并不了然，但也十分佩服，知道凡有灵药，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，求仙的人，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，跑进深山里去采呢。

这样有两年，渐渐地熟识，几乎是朋友了。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厉害，将要不能起床；我对于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渐失了信仰，采办药引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他有一天来诊，问过病状，便极其诚恳地说：

“我所有的学问，都用尽了。这里还有一个陈莲河先生，本领比我高。我荐他来看一看，我可以写一封信。可是，病是不要紧的，不过经他的手，可以格外好得快……”

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欢，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轿。进来时，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异样，和大家谈论，大意是说自己的病大概没有希望的了；他因为看了两年，毫无效验，脸又太熟了，未免有些难以为情，所以等到危急时候，便荐一个生手自代，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。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？本城的名医，除他之外，实在也只有陈莲河了。明天就请陈莲河。

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。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，他却长而胖了：这一点颇不同。还有用药也不同。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，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，因为他一张药方上，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。

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他就从来没有用过。最平常的是“蟋蟀一对”，旁注小字道：“要原配，即本在一窠中者。”似乎昆虫也要贞节，续弦或再醮，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。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

难,走进百草园,十对也容易得,将它们用线一缚,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。然而还有“平地木十株”呢,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,问药店,问乡下人,问卖草药的,问老年人,问读书人,问木匠,都只是摇摇头,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,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,跑去一问,他果然知道,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,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,普通都称为“老弗大”。

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药引寻到了,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:败鼓皮丸。这“败鼓皮丸”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;水肿一名鼓胀,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。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“洋鬼子”,预备打他们,练了些兵称作“虎神营”,取虎能食羊,神能伏鬼的意思,也就是这道理。可惜这一种神药,全城里只有一家出售的,离我家就有五里,但这却不像平地木那样,必须暗中摸索了,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,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。

“我有一种丹,”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,“点在舌上,我想一定可以见效。因为舌乃心之灵苗……。价钱也并不贵,只要两块钱一盒……”

我父亲沉思了一会,摇摇头。

“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,”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,“我想,可以请人看一看,可有什么冤愆……医能医病,不能医命,对不对?自然,这也许是前世的事……。”

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,摇摇头。

凡国手,都能够起死回生的,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,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匾额。现在是让步一点了,连医生自己也说道:“西医长于外科,中医长于内科。”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,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,因此无论什么,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。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,所以直到现在,他的门徒就还见鬼,而且觉得“舌乃心之灵苗”。这就是中国人的“命”,连名

医也无从医治的。

不肯用灵丹点在舌头上,又想不出“冤愆”来,自然,单吃了一百多天的“败鼓皮丸”有什么用呢?依然打不破水肿,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。还请一回陈莲河先生,这回是特拔,大洋十元。他仍旧泰然地开了一张方,但已停止“败鼓皮丸”不用,药引也不很神妙了,所以只消半天,药就煎好,灌下去,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。

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莲河先生周旋,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;听说他现在还康健,一面行医,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,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。

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。听说中国的孝子们,一到将要“罪孽深重祸延父母”的时候,就买几斤人参,煎汤灌下去,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,即使半天也好。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: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,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。——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。

父亲的喘气颇长久,连我也听得很吃力,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。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:“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……。”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,就是犯了罪;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,我很爱我的父亲。便是现在,也还是这样想。

早晨,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。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,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。于是给他换衣服;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《高王经》烧成灰,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……”

“叫呀,你父亲要断气了。快叫呀!”衍太太说。

“父亲!父亲!”我就叫起来。

“大声!他听不见。还不快叫?!”

“父亲!!!父亲!!!”

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,忽然紧张了,将眼微微一睁,仿佛有一些苦痛。

“叫呀!快叫呀!”她催促说。

“父亲!!!”

“什么呢？……不要嚷。……不……。”他低低地说，又较急地喘着气，好一会，这才复了原状，平静下去了。

“父亲!!!”我还叫他，一直到他咽了气。

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，每听到时，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。

我的父亲梁巨川

梁漱溟

促成我之自学的，完全是我的父亲。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，和他对我的教育。

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，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。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，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。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地忠厚，只他用心周匝细密，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，好像比较能干许多。他心里相当精明，但很少见之于行事。他最不可及处，是意趣超俗，不肯随俗流转，而有一腔热肠，一身侠骨。

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，所以思想不超脱，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，所以遇事认真，因为有豪侠气，所以行为只是端正，而并不拘谨。他最看重事功，而不忽视学问，前人所说“不耻恶衣恶食，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”的话，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。我最初的想法和做人，受父亲影响，亦就是这么一路（尚侠、认真、不超脱）。

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。小时候，只记得大哥挨过打，这亦是很少的事。我则在整个记忆中，一次也没有过。但我似乎并不是不“该打”的孩子，我是既呆笨，又执拗的。他亦是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，我受父亲影响，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，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。我在父亲面前，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。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。我很早入学堂，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。

十岁前后（七八岁至十二三岁）所受父亲的教育，大多是下列三项：一是讲戏；父亲平日喜欢看戏，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。一是携同出街，购买日用品，或办一些零碎事，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，懂得社会人情。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，总要儿童